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烏程嚴可均校輯

劉向一

向字子政，初名更生，楚元王交玄孫，地節中爲輦郎，神爵初擢諫大夫，後坐罪，贖減死，拜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卽位，擢爲宗正，召忤弘恭石顯，下獄，尋爲中郎，復下獄，免爲庶人，成帝卽位，召拜中郎，領護三輔都水，遷光祿大夫中壘校尉，綏和中卒，年七十二，有尚書洪範五行傳論十一卷，五經通義九卷，五經要義五卷，世說二卷，七略別錄二十卷，列女傳十五卷，列仙傳三卷，新序三十卷，說苑二十卷，集六卷，

請雨華山賦

崆巄巍嶋巊山淸忽幽昧往曲勃林岑茱崔一作雚，竭離芡蓮迎嵲通谷曼服㢈奄草均阿阪殷紛聲沸路逖遠調修崒㠑寒服嶼冥

冥蘭蔓口口口散峽崝崝㑣㑣漆漆路黍稷雲嶵忽傳天下爲淚鑿旅請今淚湦水谷密請宜令所出百鍇鍇清池涌泉淚州鵙一作鳴、鷟翔嘤嘤殊侶誇眞懸若神悲哀一作衷、徂往一作但住不可語人塵鹿麐麢㑣他他野牛勝提𤢫熊㸚㸚律怒佛特林旅象犀庸遊山林天陰且雨貝日眕棠柘梓桐摎梢毋猴猨木戲手相持瞻陽蹤棼若風時攔鴽飄陽鸞孔翠文章明豎一作賸、臢苑倉游山蒭悅螭狐狢臨水凝淖兮不觸果必方莖格可爲悅陵鯉難神龜春夏出游冬自根盟人親之誠虞哉號拖口何不可勝亦路臨何爲華山古文苑、案此賦多脫誤、無從校正、

雅琴賦

觀聽之所至、乃知其美也、文選蜀都賦注、

潛坐溦廬之中、巖石之下、文選張衡歸田賦注、又傅咸贈何劭王濟詩注、

游予心以廣觀、且德樂之愔愔、文選琴賦注、

末世鎖才兮知音歎、文選謝靈運七里瀨詩注、

窮音之至入於神、文選古詩十九首注、

彈少宮之際天授中徵呂及泉、文選七命注、

葳蕤心而息慮兮、伏雅操之循則、初學記十六、

圍棊賦

略觀圍棊、法於用兵、怯者無功、貪者先亡、文選博奕論注、藝文類聚七十四引馬融圍棊賦亦有此四語、

九歎

伊伯庸之末胄兮、諒皇直之屈原、云余肇祖於高陽兮、惟楚懷之嬋連、原生受命於貞節兮、鴻永路有嘉名、齊名字於天地兮、並光明於列星、吸精粹而吐氛濁兮、橫邪世而不取容、行叩誠而不阿兮、遂見排而逢讒、后聽虛而黜實兮、不吾理而順情、腸憤悁而含怒兮、志遷蹇而左傾、心儃慌其不我與兮、躬速速其不吾親、辭靈

惜而隕志兮、吟澤畔之江濱、椒桂羅㠯顛覆兮、有竭信而歸誠、讒夫藹藹而漫著兮、曷其不舒予情、始結言於廟堂兮、信中塗而叛之、懷蘭蕙與衡芷兮、行中壄而散之、聲哀哀而懷高丘兮、心愁愁而思舊邦、願承閒而自恃兮、徑淫曀而道壅、顏黴黧㠯沮敗兮、精越裂而衰耄、裳襜襜而含風兮、衣納納而掩露、赴江湘之湍流兮、順波湊而下降、徐徘徊於山阿兮、飄風來之洶洶、馳余車兮玄石、步余馬兮洞庭、平明發兮蒼梧、夕投宿兮石城、芙蓉蓋而蔆華車兮、紫貝闕而玉堂、薜荔飾而陸離薦兮、魚鱗衣而白蜺裳、登逢龍而下隕兮、違故都之漫漫、思南郢之舊俗兮、腸一夕而九運、揚流波之潢潢兮、體溶溶而東回、心怊悵㠯永思兮、意晻晻而日頹、白露紛㠯塗塗兮、秋風瀏㠯蕭蕭、身永流而不還兮、魂長逝而常愁、歎曰、譬彼流水、紛揚磕兮、波逢洶涌、濆滂沛兮、揄揚滌盪、漂流隕往、觸崟石兮、龍邛脟圈、繚戾宛轉、阻相薄兮、遭紛逢凶、蹇離尤兮、

垂文揚采遺將來兮、

逢紛

靈懷其不吾知兮、靈懷其不吾聞、就靈懷之皇祖兮、愬靈懷之鬼神、靈懷曾不吾與兮、卽聽夫人之諛辭、余辭上參於天墜兮、旁引之於四時、指日月使延照兮、撫招搖㠯質正、立師曠俾端詞兮、命咎繇使並聽、兆出名曰正則兮、卦發字曰靈均、余幼既有此鴻節兮、長愈固而彌純、不從俗而詖行兮、直躬指而信志、不枉繩㠯追曲兮、屈情素㠯從事、端余行其如玉兮、述皇輿之踵跡、羣阿容㠯晦光兮、皇輿覆㠯幽辟、輿中塗㠯回畔兮、駟馬驚而橫犇、執組者不能制兮、必折軛而摧轅、斷鑣銜㠯馳騖兮、暮去次而敢止、路蕩蕩其無人兮、遂不禦乎千里、身衡陷而下沉兮、不可獲而復登、不顧身之卑賤兮、惜皇輿之不興、出國門而端指兮、冀壹寤而錫還、哀僕夫之坎毒兮、屢離憂而逢患、九年之中不吾反兮、思彭咸之

水遊惜師延之浮渚兮赴汨羅之長流遵江曲之逶移兮觸石碕而衡遊波澧澧而揚澆兮順長瀨之濁流淩黃沱而下低兮思還流而復反玄輿馳而並集兮身容與而日遠櫂舟杭以橫濿兮濟湘流而南極立江界而長吟兮愁哀哀而累息情慌忽以忘歸兮神浮遊以高厲心蛩蛩而懷顧兮魂眷眷而獨逝

歎曰余思舊邦心依違兮日暮黃昏羌幽悲兮去郢東遷余誰慕兮讒夫黨旅其以茲故兮河水淫淫情所願兮顧瞻郢路終不返兮

離世

怊鬱鬱之憂毒兮志坎壈而不違身憔悴而考旦兮日黃昏而長悲閔空宇之孤子兮哀枯楊之寃雛孤雌吟於高墉兮鳴鳩棲於桑榆玄蝯失於潛林兮獨偏弃而遠放征夫勞於周行兮處婦憤而長望申誠信而罔違兮情素潔於紐帛光明齊於日月兮文采

燿於玉石、傷壓次而不發兮、思沈抑而不揚、芳懿懿而終敗兮、名靡散而不彰、背玉門㠯犇騖兮、蹇離尤而干詬、若龍逄之沈首兮、王子比干之逢醢、念社稷之幾危兮、反爲讎而見怨、思國家之離沮兮、躬獲愆而結難、若青蠅之僞質兮、晉驪姬之反情、恐登階之逢殆兮、故退伏於末庭、孽臣之號咷兮、本朝蕪而不治、犯顏色而觸諫兮、反蒙辜而被疑、菀蘼蕪與菌若兮、漸藁本於洿瀆、淹芳芷於腐井兮、弃雞駭於筐簏、執棠谿㠯刜蓬兮、秉干將㠯割肉、筐澤瀉㠯豹鞹兮、破荊和㠯繼築、時溷濁猶未清兮、世殽亂猶未察、欲容與㠯竢時兮、懼年歲之既晏、顧屈節㠯從流兮、心鞏鞏而不夷、寍浮沅而馳騁兮、下江湘㠯邅迴、

歎曰、山中檻檻、余傷懷兮、征夫皇皇、其孰依兮、經營原野、杳冥冥兮、乘騏騁驥、舒吾情兮、歸骸舊邦、莫誰語兮、長辭遠逝、乘湘去兮、

怨思

志隱隱而鬱怫兮、愁獨哀而冤結、腸紛紜吕繚轉兮、涕漸漸其若屑、情慨慨而長懷兮、信上皇而質正、合五嶽與八靈兮、訊九鬿與六神、指列宿吕白情兮、訴五帝吕置詞、北斗爲我折中兮、太一爲余聽之、云服陰陽之正道兮、御后土之中和、佩蒼龍之蚴虯兮、帶隱虹之逶虵、曳彗星之皓旰兮、撫朱爵與鵕鸃、遊淸霧之颯戾兮、服雲衣之披披、杖玉華與朱旗兮、垂明月之玄珠、舉霓旌之墆翳兮、建黃纁之總旄、躬純粹而罔愆兮、承皇考之妙儀、惜往事之不合兮、橫汨羅而下濿、乘隆波而南渡兮、逐江湘之順流、赴陽侯之潢洋兮、下石瀨而登洲、陵魁堆吕蔽視兮、雲冥冥而闇前、山峻高吕無垠兮、遂曾閎而迫身、雪雰雰而薄木兮、雲霏霏而隕集、阜隘狹而幽險兮、石嵾嵯吕翳日、悲故鄉而發忿兮、去余邦之彌久、背龍門而入河兮、登大墳而望夏首、橫舟航而濟湘兮、耳聊啾而戃慌、波淫淫而周流兮、鴻溶溢而滔蕩、路曼曼其無端兮、周容容而

無識、引日月㠯指極兮、少須臾而釋思、水波遠㠯冥冥兮、眇不睹其東西、順風波㠯南北兮、霧宵晦㠯紛紛、日杳杳㠯西頹兮、路長遠而窘迫、欲酌醴㠯娛憂兮、蹇騷騷而不釋、

歎曰、飄風蓬龍、埃坲坲兮、中木搖落、時槁悴兮、遭傾遇禍、不可救兮、長吟永欷、涕究究兮、舒情敶詩、冀㠯自免兮、頹流下隕、身日遠兮、

遠逝

覽屈氏之離騷兮、心哀哀而怫鬱、聲噭噭㠯寂寥兮、顧僕夫之憔悴、撥諂諛而匡邪兮、切淟涊之流俗、盪渨涹之姦咎兮、夷蠢蠢之溷濁、懷芬香而挾蕙兮、佩江離之婓婓、握申椒與杜若兮、冠浮雲之峨峨、登長陵而四望兮、覽芷圃之蠡蠡、遊蘭皋與蕙林兮、睨玉石之嵾嵯、揚精華㠯眩燿兮、芳鬱渥而純美、結桂樹之旖旎兮、紉荃蕙與辛夷、芳若茲而不御兮、捐林薄而菀死、驅子僑之奔走兮、

申徒狄之赴淵、若由夷之純美兮、介子推之隱山、晉申生之離殃兮、荊和氏之泣血、吳申胥之抉眼兮、王子比干之橫廢、欲卑身而下體兮、心隱惻而不置、方圜殊而不合兮、鉤繩用而異態、欲俟時於須臾兮、日陰曀其將暮、時遲遲其日進兮、年忽忽而日度、妄周容而入世兮、內距閉而不開、俟時風之清激兮、愈氛霧其如塺、進雄鳩之耿耿兮、讒介介而蔽之、默順風㠯偃仰兮、尚由由而進之、心懭悢㠯冤結兮、情舛錯㠯曼憂、搴薜荔於山野兮、采撚支於中洲、望高丘而歎涕兮、悲吸吸而長懷、孰契契而委棟兮、日晻晻而下頹、

歎曰、江湘油油、長流汩兮、挑揄揚汰、盪迅疾兮、憂心展轉、愁怫鬱兮、冤結未舒、長隱忿兮、丁時逢殃、可奈何兮、勞心悁悁、涕滂沲兮、

惜賢

悲余心之悁悁兮、哀故邦之逢殃、辭九年而不復兮、獨煢煢而南

行、思余俗之流風兮、心紛錯而不受、遵壄莽以呼風兮、步從容於山廋、巡陸夷之曲衍兮、幽空虛以寂寞、倚石巖以流涕兮、憂憔悴而無樂、登巑岏以長企兮、望南郢而闚之、山修遠其遼遼兮、塗漫漫其無時、聽玄鶴之晨鳴兮、于高岡之峨峨、獨憤積而哀娛兮、翔江洲而安歌、三鳥飛以自南兮、覽其志而欲北、願寄言於三鳥兮、去飄疾而不可得、欲遷志而改操兮、心紛結其未離、外彷徨而遊覽兮、內惻隱而含哀、聊須臾以時忘兮、心漸漸其煩錯、願假簧以舒憂兮、志紆鬱其難釋、歎離騷以揚意兮、猶未殫於九章、長噓吸以於悒兮、涕橫集而成行、傷明珠之赴泥兮、魚眼璣之堅藏、同駑贏與乘駔兮、雜斑駮與闒茸、葛藟虆於桂樹兮、鴟鴞集於木蘭、偓促談於廊廟兮、律魁放乎山閒、惡虞氏之簫韶兮、好遺風之激楚、潛周鼎於江淮兮、爨土鬵於中宇、且人心之持舊兮、而不可保長、邅彼南道兮、征夫宵行、思念郢路兮、還顧睠睠、涕流交集兮、泣下

漣漣、
歎曰、登山長望、中心悲兮、菀彼青青、泣如頽兮、留思北顧、涕漸漸兮、折銳摧矜、凝氾濫兮、念我煢煢、魂誰求兮、僕夫慌悴、散若流兮、

憂苦

昔皇考之嘉志兮、喜登能而亮賢、情純潔而罔薉兮、姿盛質而無愆、放佞人與諂諛兮、斥讒夫與便嬖、親忠正之悃誠兮、招貞良與明智、心溶溶其不可量兮、情澹澹其若淵、回邪辟而不能入兮、誠願藏而不可遷、逐下袟於後堂兮、迎宓妃於伊雒、刜讒賊於中廨兮、選呂管於榛薄、叢林之下無怨士兮、江河之畔無隱夫、三苗之徒㠯放逐兮、伊皋之倫㠯充廬、今反表㠯為裏兮、顛裳㠯為衣、戚宋萬於兩楹兮、廢周邵於遐夷、卻騏驥㠯轉運兮、騰驢驘㠯馳逐、蔡女黜而出帷兮、戎婦入而綵繡服、慶忌囚於阱室兮、陳不占戰而赴圍、破伯牙之號鍾兮、挾人筝而彈緯、藏瑉石於金匱兮、捐赤

璉於中庭、韓信蒙於介冑兮、行夫將而攻城、莞芎棄於澤洲兮、瓟蠡蠹於筐簏、麒麟奔於九皋兮、熊羆羣而逸囿、折芳枝與瓊華兮、樹枳棘與薪柴、掘荃蕙與射干兮、耘藜藿與蘘荷、惜今世其何殊兮、遠近思而不同、或沈淪其無所達兮、或清激其無所通、哀余生之不當兮、獨蒙毒而逢尤、雖謇謇㠯申志兮、君乖差而屏之、誠惜芳之菲菲兮、反㠯茲為腐也、懷椒聊之蔎蔎兮、乃逢紛㠯罹詬也、

歎曰、嘉皇既歿、終不反兮、山中幽險、郢路遠兮、讒人諓諓、孰可愬兮、征夫罔極、誰可語兮、行唫累欷、聲喟喟兮、懷憂含戚、何侘傺兮、

愍命

冥冥深林兮、樹木鬱鬱、山參差㠯嶄巖兮、阜杳杳㠯蔽日、悲余心之悁悁兮、目眇眇而遺泣、風騷屑㠯搖木兮、雲吸吸㠯湫戾、悲余生之無歡兮、愁倥傯於山陸、旦徘徊於長阪兮、夕彷徨而獨宿、髮披披㠯鬤鬤兮、躬劬勞而瘏悴、魂俇俇而南行兮、泣霑襟而濡袂、

心嬋媛而無告兮、口噤閉而不言、違郢都之舊閭兮、回湘沅而遠遷、念余邦之橫陷兮、宗鬼神之無次、閔先嗣之中絕兮、心惶惑而自悲、聊浮遊於山陿兮、步周流於江畔、臨深水而長嘯兮、且倘佯而氾觀、與離騷之微文兮、冀靈修之壹悟、還余車於南郢兮、復往軌於初古、道修遠其難遷兮、傷余心之不能已、背三五之典刑兮、絕洪範之辟紀、播規榘以背度兮、錯權衡而任意、操繩墨而放棄兮、傾容幸而侍側、甘棠枯於豐草兮、藜棘樹於中庭、西施斥於北宮兮、仳倠倚於彌楹、烏獲戚而驂乘兮、燕公操於馬圉、蒯聵登於清府兮、咎繇棄而在壄、蓋見茲以永歎兮、欲登階而狐疑、乘白水而高騖兮、因徙弛而長詞、

歎曰、倘佯壚阪、沼水深兮、容與漢渚、涕淫淫兮、鍾牙已死、誰為聲兮、纖阿不御、焉舒情兮、曾哀悽欷、心離離兮、還顧高丘、泣如灑兮、

思古

悲余性之不可改兮、屢懲艾而不迻、服覺晧㠯殊俗兮、貌揭揭㠯巍巍、譬王僑之乘雲兮、載赤霄而淩太清、欲與天地參壽兮、與日月而比榮、登崑崙而北首兮、悉靈圉而來謁、選鬼神於太陰兮、登閶闔於玄闕、回朕車俾西引兮、褰虹旗於玉門、馳六龍於三危兮、朝西靈於九濱、結余軫於西山兮、橫飛谷㠯南征、絕都廣㠯直指兮、歷祝融於朱冥、枉玉衡於炎火兮、委兩館於咸唐、貫澒濛㠯東朅兮、維六龍於扶桑、周流覽於四海兮、志升降㠯高馳、徵九神於回極兮、建虹采㠯招指、駕鸞鳳㠯上遊兮、從玄鶴與鷦明、孔鳥飛而送迎兮、騰羣鶴於瑤光、排帝宮與羅囿兮、升縣圃㠯眩滅、結瓊枝㠯雜佩兮、立長庚㠯繼日、淩驚雷㠯軼駭電兮、綴鬼谷於北辰、鞭風伯使先驅兮、囚靈玄於虞淵、遡高風㠯低佪兮、覽周流於朔方、就顓頊而敶詞兮、考玄冥於空桑、旋車逝於崇山兮、奏虞舜於蒼梧、濟楊舟於會稽兮、就申胥於五湖、見南郢之流風兮、殞余躬

於沅湘、望舊邦之黯黮兮、時溷濁其猶未央、懷蘭茝之芬芳兮、妬被離而折之、張絳帷以襜襜兮、風邑邑而蔽之、日曖曖其西舍兮、陽焱焱而復顧、聊假日以須臾兮、何騷騷而自故、

歎曰、譬彼蛟龍、乘雲浮兮、汎淫澒溶、紛若霧兮、潺湲轇轕、雷動電發、馺高舉兮、升虛淩冥、沛濁浮清、入帝宮兮、搖翹奮羽、馳風騁雨、遊無窮兮、

遠遊　已上並見楚詞、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三十五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劉向二

使外親上變事

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為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臣聞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為三獨夫動、亦已明矣、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為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為名臣、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案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寬、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為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為太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常有詔問、

仲舒爲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爲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羣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繇是言之地動殆爲恭等臣愚以爲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 漢書楚元王交附傳更生使其外親上變事書奏弘恭石顯疑其更生所爲坐免爲庶人

條災異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

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眾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眾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橈眾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月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

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眾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鶂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蝝螽螟蠭午並

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剌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毀譽渾亂所以營或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

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㠯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㠯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㠯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㠯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眾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見晛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㠯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皆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

斯而消孔子叔孫故曰大亂汙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已羣小窺見閒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閒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

依惡欲欲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㠯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㠯先戒災異之所㠯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㠯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㠯為法原秦魯之所消㠯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㠯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㠯效今事一二條其所㠯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漢書楚元王交附傳更生見周堪張猛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

極諫用外戚封事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

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

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

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于外親降爲皁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漢書楚元王交附傳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向遂上封事極諫書奏天子召見向以爲中壘校尉

理甘延壽陳湯疏

郅支單于、因殺使者吏士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損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

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凡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損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厪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于大宛、郅支之號重于宛王、殺使者罪甚于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漢書陳湯傳、

諫營昌陵疏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㠯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㠯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㠯戒慎、民萌何㠯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㠯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㠯德爲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㠯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閒、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

惑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㠯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㠯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㠯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閒、穿不及泉、斂㠯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

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
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禮也、宋桓司馬
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
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
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藏、咸
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
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
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
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吕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
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
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
燒其臧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閒、外被項籍
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

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繇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惽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

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吕儉安神、可吕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吕侈生害、足吕爲戒、初陵之橅、宜從公卿大臣之議、吕息衆庶

漢書楚元王交附傳

復上奏災異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吕桀爲戒也、聖帝明王、常吕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吕來、二十歲閒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吕斷疑也、易

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厤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於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於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嚮、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

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很很數奸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伻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漢書楚元王交附傳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復上奏，其辭曰

奏劾甘忠可

忠可假鬼神罔上惑眾。漢書李尋傳。

對成帝甘泉泰畤問

家人尚不欲絕種祠，況於國之神寶舊畤，且甘泉汾陰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敕備，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及陳寶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矣，漢興世世常來，光色赤黃，長四五丈，直

祠而息、音聲砰隱、野雞皆雊、每見雍太祝祠㠯太牢遣候者乘傳馳詣行在所、㠯爲福祥、高祖時五來、文帝二十六來、武帝七十五來、宣帝二十五來、初元元年㠯來、亦二十來、此陽氣舊祠也、及漢宗廟之禮、不得擅議、皆祖宗之君、與賢臣所共定、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㠯疑說正也、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漢書郊祀志下、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畤中樹木十圍㠯上百餘、天子異之、㠯問劉向、向對、

日食對

四月交於五月、月同孝惠、日同孝昭、東井京師地、且既、其占恐害繼嗣、漢書五行志下之下、河平元年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在東井六度、劉向對、

說成帝定禮樂

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㠯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㠯養人爲本、如有過

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爲其俎豆筦弦之閒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大不備或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吕爲治也刑法所吕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吕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誖逆不順之子孫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繇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不示吕大化而獨敺吕刑罰終已不改故曰導之吕禮樂而民和睦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爲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漢書禮樂志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吕爲善祥劉向因是說上

誡子歆書

告歆無忽若未有異德蒙恩甚厚將何吕報已上據御覽補改董生有云

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敬事，敬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弔隨而來。齊頃公之始，藉霸者之餘威，輕侮諸侯，虧跂蹇之容，故被鞍之禍，遁服而亡，所謂賀者在門，弔者在閭也。兵敗師破，人皆弔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諸侯皆歸其所奪邑，所謂弔者在門，賀者在閭。已下據初學記、御覽補。

今若年少，得黃門侍郎，要顯處也，新拜皆謝貴人，叩頭謹，戰戰慄慄，乃可必免。二藝文類聚二十、初學記十二、御覽二百二十一引劉向集，又四百五十九、五百四十三。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三十六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劉向三

戰國策書錄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㠯時次之分別不㠯序者、㠯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爲半字、㠯趙爲肖、㠯齊爲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㠯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筴謀、宜爲戰國策、其事繼春秋㠯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㠯殺青書、可繕寫、敘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弟之義、惇篤之行、故仁

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无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弃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

爲强、是以傳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爲戰國、貪饕无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强、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有設之强、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弃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爲一、以儐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闚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崤函

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杖於謀詐之弊、終於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縣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運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戰國策剡川姚氏宋刻本、

管子書錄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管子者、潁上人也、名夷吾、號仲父、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子貧困、常欺叔牙、叔牙終善之、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鮑叔薦管仲、管仲既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為貪、知吾貧也、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吾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吾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鮑叔既進管仲、而已下

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管子既相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醜故其書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猶流水之原令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予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貴輕重愼權衡桓公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諸侯歸之管仲聘於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讓高國是時諸侯爲管仲城穀以爲之乘邑春秋書之褒賢也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子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又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愛豈管仲之謂乎九府書民閒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凡

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向謹第錄。管子明刻本

晏子敘錄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爲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夭爲芳、又爲備、先爲牛、章爲長、如此類者多、謹頗略椾、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晏子名嬰、諡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彊記、通於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於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胷、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

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眾、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蓋短、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為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為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為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觀、謹第錄、臣向昧死上、晏子宋刻本

孫卿書錄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殺青簡、書可繕寫、孫卿趙人、名況、方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眾、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游學、諸子之事、皆以為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為詩禮易春秋、至齊襄王時、孫卿最為

老師、齊向修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孫卿、乃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孫卿遺春申君書、刺楚國、因爲歌賦、以遺春申君、春申君恨、復固謝孫卿、孫卿乃行、復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孫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及韓非號韓子、又浮丘伯、皆受業爲名儒、孫卿之應聘於諸侯、見秦昭王、昭王方喜戰伐、而孫卿以三王之法說之、及秦相應侯、皆不能用也、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孫臏爲變詐之兵、孫卿以王兵難之、不能對也、卒不能用、孫卿道守禮義、行應繩墨、安貧賤、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孫卿後孟子百餘年、以爲人性惡、

故作性惡一篇、吕非孟子、蘇秦張儀、吕邪道說諸侯、吕大貴顯、孫卿退而笑之曰、夫不吕其道進者、必不吕其道亡、至漢興、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美孫卿、孫卿卒不用於世、老於蘭陵、疾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異同之辨、處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子芊子、皆著書、然非先王之法也、皆不循孔氏之術、唯孟軻孫卿爲能尊仲尼、蘭陵多善爲學、蓋吕孫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爲卿、蓋吕法孫卿也、（案上文至漢興江都相下十七字當在此句下）孟子孫卿董先生、皆小五伯、吕爲仲尼之門人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如人君能用孫卿、庶幾於王、然世終莫能用、而六國之君殘滅、秦國大亂卒吕亡、觀孫卿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悽愴甚可痛也、嗚呼、使斯人卒終於閭

巷、而功業不得見於世、哀哉、可爲實涕、其書比於記傳、可以爲法、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孫卿書錄、荀子宋刻本、

韓非子書錄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其爲人吃口、不能道說、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李斯自以爲不如、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病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廉直不容於邪枉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五十五篇、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始不用、及急、乃遣韓非使秦、秦王

悅之、未任用、李斯害之秦王曰、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令早自殺、韓非欲自陳、不見、秦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宋本不著名、疑是劉向作、

列子書錄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爲進、以賢爲形、如此者衆、及在新書有棧、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爲、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

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列子宋刻本

鄧析書錄

中鄧析書四篇、臣敘書一篇、凡中外書五篇、㠯相校除復重爲一篇、皆定殺而書、可繕寫也、鄧析者、鄭人也、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之世、數難子產爲政、記或云、子產執而戮之、於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年、而子產卒、子太叔嗣爲政、定公八年、太叔卒、駟歂嗣爲政、明年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乎不忠、苟有可㠯加於國家、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㠯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之蔽芾甘棠、勿

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也、況用其道、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竹刑、簡法也、久遠世無其書、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傳說或稱子產誅鄧析、非也、其論無厚者、言之異同、與公孫龍同類、謹第上、鄧析子明刻本、案此敘意林荀子楊倞注高似孫子略皆作劉向或據書錄解題改為劉歆檢書錄解題無此說、

關尹子書錄

右新書著定關尹子九篇、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言、所校中祕書關尹子九篇、臣向校讎太常存七篇、臣向本九篇、臣向輒除錯不可考、增闕斷續者九篇、成皆殺青、可繕寫、關尹子名喜、號關尹子、或曰關令子、隱德行人易之、嘗請老子著道德經上下篇、列禦寇莊周皆稱道家書、篇皆寓名、有章、章首皆有關尹子曰四字、篇篇敘異、章章義異、其旨同、辭與老列莊異、其歸同、渾質崖戾、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泠泠輕輕、不使人狂蕩、公授曹相國

參、曹相國觜書葬、至孝武皇帝時、有方士來、吕七篇上、上吕仙處之、淮南王安好道、聚書、有此不出、臣向父德、因治淮南王事、得之、臣向幼好焉、寂上清人、能重愛黃老、清靜不可蹴、臣向昧死上、永始二年八月庚子、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謹進上、此疑依託

子華子書錄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子華書凡二十有四篇、吕相校復重十有四篇、定著十篇、皆吕殺青、書可繕寫、子華子程氏、名本字子華、晉人也、晉自頃公失政、政在六卿、趙簡子始得志、招徠賢儁之士、爲其家臣、子華子生於是時、博學能通墳典丘索、及故府傳記之書、性闓爽、善持論、不肎苟容於諸侯、聚徒著書、自號程子、名稱藉甚、聞於諸侯、孔子遇諸郯、歎曰、天下之賢士也、簡子欲仕諸朝、而不能致、乃遣使者、奉纁幣聘吕爲爵執圭、是時簡子殺賢犢及舜華、孔子爲作臨河之操、子華子亦逡巡不肯起、

簡子大怒、將脅之以兵、子華子去而之齊、齊景公不能用也、子華子館於晏氏、更題其書曰子華子、簡子卒、襄子立、子華子反於晉、時已老矣、遂不復仕以卒、今其書編離簡斷、以是門人弟子共相綴隨、記其所聞而無次敘、非子故所著之書也、大抵子華子以道德爲指歸、而綱紀以仁義、存誠養操、不苟於售、唯孔子然後知其賢、齊大夫晏平仲與之爲久要之交、當時諸侯以勢相軋、爭結怨連禍、日以權詐爲事、子華子之言、如持水納石、不相醻荅、卒以不遇、可爲酸鼻、謹目錄、臣向昧死上、此敘及關尹子敘、疑皆宋人依託、今姑錄之、於陵子敘則明人作、不錄、

說苑敘錄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誣校讎、其事類衆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謬亂、難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者、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爲百家、後令

目類相從、一一條別篇目、更以造新事十萬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臣向昧死、宋本說苑、

高祖頌

漢家本系、出自唐帝、降及於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是爲豐公、漢書高帝紀贊、案劉向有世頌八篇、

杖銘

歷危乘險、匪杖不行、年耆力竭、匪杖不彊、有杖不任、顛跌誰怨、有士不用、害何足言、都蔗雖甘、殆不可杖、佞人悅己、亦不可相、杖必取便、不必用味、士必任賢、何必取貴、藝文類聚六十九、案此銘亦作崔瑗、御覽作馮植、恐非、

熏爐銘

嘉此正器、嶄巖若山、上貫太華、承以銅盤、中有蘭麝、朱火青烟、蔚術四塞、上連青天、藝文類聚七十、書鈔一百三十五、初學記二十五、雕鏤萬獸、離婁相加、文選景福殿賦注、

五紀說

夏厤㠯爲列宿、日月皆西移、列宿疾而日次之、月㝡遲、故日與列星昏、俱入西方、後九十一日、是宿在北方、又九十一日、是宿在東方、九十一日在南方、此明日行遲於列宿也、月生三日、日入而月見西方、至十五日、日入而月見東方、將晦、日未出、乃見東方、㠯此明月行之遲於日、而皆西行也、向難之㠯鴻範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朓疾也、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遲不敢進也、星辰西行、史官謂之逆行、此三說夏厤皆違之迹、其意好異者之所作也、宋書天文志一

五紀論

太白少陰弱、不得專行、故㠯巳未爲界、不得經天而行、經天則晝見、其占爲兵、爲喪、爲不臣、爲更王、强國弱、小國强、宋書天文志一、乾象通鑑十六、案張衡本有洪範五行傳、尋從漢書五行志摘出、今不錄、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刋

全漢文卷三十七終

全漢文卷三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劉向四

別錄

子夏易傳。唐會要七十七。

服氏，齊人，號服光。漢書藝文志注、釋文序錄。案釋文序錄引作服光。

神輸者，王道失則災害生，得則四海輸之祥瑞。漢書藝文志注。

京房易說云，日與星至陰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喻如鏡照日，即有影見，月初光見西方，望已後光見東，皆日所照也。御覽四。案引作劉向七略。名書所引別錄七略多同，今已題劉向者，俱入於別錄。

易家有救民之法。史記淮南王列傳索隱。

所校讎中易傳淮南九師道訓，除復重，定著十二篇。淮南王聘善為易者九人，從之採獲，故中書署曰九師書。初學記二十一、御覽六百九。案御覽引

作劉向別傳九師書上有淮南二字

所校讎中易傳古五子書、除復重定著十八篇、分六十四卦著之日辰、自甲子至於壬子、凡五子、故號曰五子、初學記二十一、

段嘉郎京房所從受易者也、見儒林傳及劉向別錄、漢書藝文志注、

五十八篇、尚書堯典正義、

虞夏書、尚書堯典正義、

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已教人、尚書序正義、

周書 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漢書藝文志注引劉向云

百篇次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依壁內及序為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為次、尚書堯典正義、

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稱也、毛詩大明正義 論語泰伯疏 史記齊世家集解

古文記二百四篇、釋文序錄、

王制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史記封禪書索隱、明堂之制、內有太室、象紫宮、南出明堂、象太微、後漢書班固傳注、案隋書牛宏傳六、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

路寢在北堂之西、社稷宗廟在路寢之西、周禮匠人疏、

左明堂辟雍、右宗廟社稷、周禮匠人疏、

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品、圖畫其形、史記殷本紀集解、

王度記、似齊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說也、禮記雜記正義、

王史氏、六國時人也、漢書藝文志注、

士冠禮第一、士昏禮第二、士相見禮第三、鄉飲酒禮第四、鄉射禮第五、燕禮第六、大射儀第七、聘禮第八、公食大夫禮第九、覲禮第

十、喪服第十一、士喪禮第十二、士喪禮下篇第十三士虞禮第十四特牲饋食禮第十五少牢饋食禮第十六少牢下篇第十七。儀禮疏鄭目錄、案士冠禮疏云大戴戴聖與劉向爲別錄十七篇次第皆冠禮爲第一昏禮爲第二士相見爲第三自茲以下篇次則異其劉向別錄即此十七篇之次是也

曲禮屬制度、檀弓屬通論、王制屬制度、月令屬明堂陰陽、曾子問屬喪服、文王世子屬世子法、禮運屬通論、禮器屬制度、郊特牲屬祭祀、內則屬子法、玉藻屬通論、明堂位屬明堂陰陽、喪服小記屬喪服、大傳屬通論、少儀屬制度、學記屬通論、樂記屬樂記、雜記屬喪服、喪大記屬喪服、祭法屬祭祀、祭義屬祭祀、祭統屬祭祀、經解屬通論、哀公問屬通論、仲尼燕居屬通論、孔子閒居屬通論、坊記屬通論、中庸屬通論、表記屬通論、緇衣屬通論、奔喪屬喪服、問喪屬喪服、服問屬喪服、閒傳屬喪服、三年問屬喪服、深衣屬制度、投壺屬吉禮、儒行屬通論、大學屬通論、冠義屬吉事、昏義屬吉事、鄉

飲酒義爲吉事、射義爲吉事、燕義爲吉事、聘義爲吉事、喪服四制舊說屬喪服、禮記正義鄭目錄、案釋文序錄云、劉向別錄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樂記正義云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

鄭目錄云、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此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合爲一篇、謂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雖合此、略有分焉、禮記樂記正義、案史記樂書正義云、劉向別錄篇次與鄭目錄同、而樂記篇次又不依鄭目、樂記正義云依別錄所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此樂記有魏文侯乃次賓牟賈師乙爲末、則是今之樂記與別錄不同、

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著於別錄、今樂記所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案別錄十一篇、餘次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頌第二十二、竇公第二十三是也、禮記樂記正義、

雅琴之意，事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趙氏者，勃海人趙定也。宣帝時，元康神爵閒，丞相奏能鼓琴者勃海趙定、梁國龍德，皆召入見溫室，使鼓琴待詔。定爲人尙淸靜，少言語，善鼓琴，時閒燕爲散操，多爲之涕泣者。（後漢書劉昆傳注、藝文類聚四十四、白帖六十二、御覽五百七十九、事類賦注十一）

師氏雅琴者，名志，東海下邳人，傳云言師曠之後，至今邳俗猶多好琴也。（北堂書鈔一百九）

雅琴龍氏，亦魏相所奏也，與趙定俱召見待詔，後拜爲侍郞。（漢書藝文志注）

樂歌詩四篇，趙氏雅琴七篇，師氏雅琴八篇，龍氏雅琴百六篇。（隋書音樂志）

君子因雅琴之適，故從容以致思焉。其道閉塞悲愁而作者，名其曲曰操，言遇災害不失其操也。（後漢書曹褒傳注）

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鈔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鈔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春秋左氏傳序正義）

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者之所記也、錄黃帝已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系謚名號、凡十五篇也、史記集解序索隱

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論語序疏、

魯人所學謂之魯論、齊人所學謂之齊論、古壁所傳謂之古論、皇侃論語義疏序、

孔子見魯哀公問政、比三朝、退而爲此記、故曰三朝、凡七篇、並入大戴禮、史記五帝本紀索隱三國志秦宓傳注北堂書鈔九十九藝文類聚五十五、案三國志注藝文類聚引作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七篇今在大戴禮、

孝經古文字也、庶人章分爲二也、曾子敢問章爲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漢書藝文志注引劉向云、

周宣王太史作大篆也、文選魏都賦注、

古文或誤以見爲典、以陶爲陰、如此類多、北堂書鈔一百一御覽六百一十八、

殺青者、直治竹作簡書之耳、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簡者、皆於火

上炙乾之，陳楚間謂之汗，汗者，去其汗也。（初學記二十八，御覽六百六。案後漢書吳祐傳注云：殺青者，㠯火炙簡令汗，取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謂之汗簡。義見劉向別錄。）

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繆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故曰讎也。（文選魏都賦注，御覽六百一十八。）

晏平仲名嬰，東萊夷維人，事齊靈公、莊公，㠯節儉力行重於齊。（世說新語言語篇注。案史記管晏列傳集解引，萊者，今東萊地也。）

稷，齊城門名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門下，故曰稷下也。（史記田敬仲世家集解，水經淄水注，太平寰宇記十八。）

（吁子）芋子。（史記荀卿列傳索隱。）

徐子，外黃人也。（史記魏世家集解。）

臣向與黃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爲七篇，㠯著禍福榮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畫之於屏風四堵。（初學記二十五，御覽七百一。）

揚雄經目有元首、元衝、元錯、元測、元舒、元瑩、元數、元文、元掜、元圖、

元告、元問合十二篇、漢書音義、

鬻子名熊、封於楚、辛甲、故殷之臣、事紂、蓋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之、以爲公卿、封長子、史記周本紀集解、案自辛甲下、當別爲一條、

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史記管晏列傳集解、

列子目錄曰、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文選王康琚反招隱詩注、

莊子、宋之蒙人也、史記老莊列傳索隱、

又作人姓名、使相與語、是寄辭於其人、故莊子有寓言篇、史記莊子列傳索隱、

老萊子、古之壽者、文選遊天台山賦注、

鶡冠子、常居深山、以鶡爲冠、故號鶡冠子、藝文類聚六十七、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注、御覽六百八十五、

周訓人間小書、其言俗薄、漢書藝文志注、

郎中嬰齊

故待詔，不知其姓，數從游觀，名能爲文。漢書藝文志注引劉向云

鄭長者

鄭人，不知其名。漢書藝文志注

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其書言天事，故曰談天。史記荀卿列傳集解，後漢書西域傳注，北堂書鈔九十九

方士傳言，鄒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氣至，而黍生，今名黍谷。北堂書鈔一百十二，藝文類聚九，文選魏都賦劉注，顏延年秋胡詩注，阮嗣宗詣蔣公奏記注，白帖六，太平御覽八百四十二

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綦毋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爲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爲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

君子坐皆稱善、史記平原君列傳集解、

杜文公、韓人也、漢書藝文志注、

黃帝泰素、或言韓諸公孫之所作也、言陰陽五行、以爲黃帝之道也、故曰泰素、漢書藝文志注、

騶奭修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史記荀卿列傳集解、後漢書崔駰傳注、北堂書鈔一百、案後漢書注引作騶奭修衍之文若雕龍文、御覽四百六十四引云、騶奭者頗采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文具難施、齊人美之頌曰談天騶、文與此異、

于長天下忠臣、傳天下忠臣、漢書藝文志注、

申不害、京人、京、今河南京縣也、史記申韓列傳索隱、

申子、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備、過太史公所記也、史記申韓列傳索隱、

孝宣皇帝重申不害君臣篇、使黃門郎張子喬正其字、御覽二百二十一、

申子學號曰刑名、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

於六經也、宣帝好觀其君臣篇、史記張叔列傳索隱漢書元帝紀注張敞傳注、

鄧析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爲政、子產執而戮之、荀子不苟篇注引劉向云、

尹文子與宋鈃俱游稷下、漢書藝文志注引劉向云、

公孫龍持白馬之論以度關、初學記七、

成公生與李斯子由同時、由爲三川守、成公生游談不仕、漢書藝文志注引劉向云、

毛公論堅白同異、以爲可以治天下、漢書藝文志注、

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史記太史公自序索隱漢書司馬遷傳注、

我子爲墨子之學、漢書藝文志注、

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史記荀卿列傳索隱、

炙轂過、過字作粿、粿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

于髡智不盡如炙輠也史記荀卿列傳集解

尉繚尉繚爲商君學漢書藝文志注

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誅乃亡逃入蜀自爲造此二十篇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史記荀卿列傳集解

朔之文辭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師古曰劉向別錄所載漢書東方朔傳

督亢膏腴之地史記荊軻列傳集解後漢郡國志補注

丹燕王喜之太子史記荊軻列傳索隱

神農疑李悝及商君所說漢書藝文志注案史記貨殖列傳李克務盡地力索隱云劉向別錄則云李悝也

尹都尉書有種瓜篇御覽九百七十八

尹都尉書有種蓼篇、御覽九百七十八、

尹都尉書有種芥葵蓼薤蔥諸篇、御覽九百八十七、

都尉有種蔥書、書曰公與其先生言、細人覘之、見有拔蔥、藝文類聚八十二、

氾勝之、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徙爲御史、漢書藝文志注、

祭癸、邯鄲人、漢書藝文志注、

待詔臣饒心術、待詔饒、齊人也、不知其姓、武帝時待詔、作書名曰心術也、漢書藝文志注、

賈誼弔屈原賦、因以自諭自恨也、史記賈誼列傳集解、

淮南王有薰籠賦、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五、御覽七百十、

向有芳松枕賦、白帖十四、御覽七百七、

向有合賦、御覽七百一十七、

有駭麟角杖賦、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三、御覽七百十、事類賦注一十四、

有行過江上弋雁賦、行弋賦、弋雌得雄賦、御覽八百三十二、

待詔馮商作燈賦、藝文類聚八十、

商字子高、漢書藝文志注、

臣向謹與長社尉杜參校中祕書、漢書藝文志注、

驃騎將軍史朱宇、漢書藝文志注、

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諭、漢書藝文志注、

有麗人歌賦漢興以來善雅歌者魯人虞公發聲清哀遠動梁塵、受學者莫能及也、藝文類聚四十三文選嘯賦注事類賦注十一、案初學記十五魯人虞公見劉向別錄、

孫子書以殺青簡編以縹絲繩、北堂書鈔一百三、太平御覽六百六、

蹵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蹵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習之今軍士無事得使蹵鞠有書二十五篇、史記蘇秦列傳集解衞霍列傳索隱後漢書梁冀傳注初學記四一切經音義二白帖四御覽二百九十七又七百五十四事類賦注四、

人民蚤蝨眾多則地癢也、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七、

鏨山鑽石，則見地痛也。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七。

薛公藏於賣漿家。徐廣曰，漿或作醪。案別錄知也。史記信陵君列傳索隱。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三十八終